



盛名之下

〔英〕汤姆·佩恩著
韩波译 王晨校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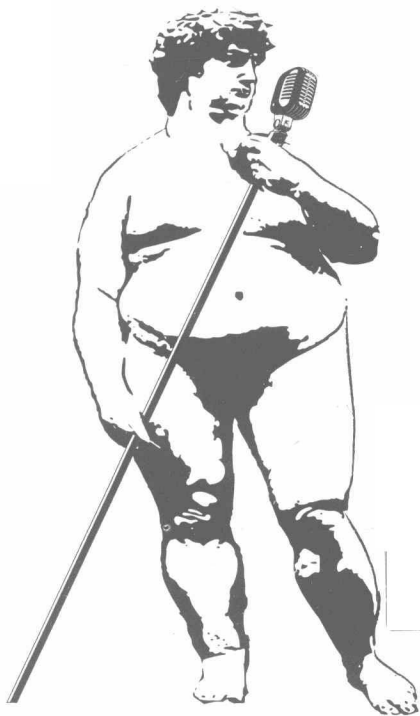
古往今来的名人崇拜

与我们的生活

fame
Tom Payne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fame



盛名之下

古往今来的名人崇拜与我们的生活

〔英〕汤姆·佩恩 著

韩波 译 | 王晨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名之下:古往今来的名人崇拜与我们的生活/(英)佩恩著;韩波译;
王晨校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321-5260-5

I. ①盛… II. ①佩…②韩…③王… III. ①西方文化-文化史-通俗读物
IV. ①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9252 号

FA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ritney by Tom Payne

Copyright © Tom Payne 2009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582

责任编辑: 吕 晨

封面设计: 朱云雁

盛名之下

——古往今来的名人崇拜与我们的生活

(英)佩恩著

韩波译 王晨校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60-5/C·46 定价: 4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献给露易丝

恺撒：从最古老的时代起就有一条原理指示我们，凡是当权在位的人，在未当权在位以前总是受人拥护的；失意的人永远不会受人爱戴，除非到了不值得受人爱戴的时候，因为缺了他而他的身价反倒提高。群众就像是河里的菖蒲，像奴仆一般随着变动的潮流荡来荡去，飘荡到腐烂为止。

《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

第一幕第四场：第41—47行（梁实秋译）

莫利亚里特斯：每个人看到的恺撒都不一样。

布拉德诺科：啊，那太糟糕了。

斯派克·米利甘（Spike Milligan）和拉里·斯蒂芬斯（Larry Stephens）

《老普林尼的自然史》（*The Histories of Pliny the Elder*）

某种意义上说，听众能把你活活爱死。

多诺万（Donovan），《卫报》，2005年5月24日

目 录

前 言	他们，我们	001
第一章	某种牺牲： 当布兰妮剪发时，她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	013
第二章	像阿喀琉斯一样昙花一现： 我们为什么拒绝英雄？	045
第三章	昨日之雪哪里去了： 名人正变得越来越不漂亮吗？	073
第四章	同情魔鬼： 天才更经常地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089
第五章	名伶与神性： 名人（有任何地方）像神吗？	117
第六章	永恒的光辉： 早期基督徒发现不朽之法了吗？	143
第七章	好想和你们一样： 名人为何会影响我们？	155
第八章	如果你想驱逐杰德，赶紧投票吧：	

民主如何为我们提供途径，让我们表达喜欢谁 或不喜欢谁，或者两者都不	179
第九章 我们都是独特的人（是的，我们都是个体）： 玛丽亚·凯莉的香水如何使我们分享某种特殊性	223
第十章 你使我变得完美： 名人效应如何提供关于名人的风向标，并且 最终提供关于我们普通人的风向标	247
第十一章 太多信息： 我们对名人真正了解多少？	259
第十二章 阴影： 名人可曾掩盖他们的名气？	295
致 谢	317

前言 他们，我们

杰德·古迪 (Jade Goody)^① 一直疯狂迷恋玛丽亚·凯莉。有一回，在玛丽亚的温布利演唱会上，杰德亲眼见到了她。杰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玛丽亚经过我们那一排前面的走道，我伸出双手去摸她的手。我看着她，仿佛她就是上帝。”后来，玛丽亚开始将签有自己名字的大球抛向人群，杰德抢到了其中一个。她旁边的一个女人很诧异地问她：“你干吗要抢？你随时都能拿到！”2009年3月，杰德去世了。许多人在回忆她时都觉得她只是个普通的邻家女孩。但显然，对当时在她旁边的那个女人来说，杰德与玛丽亚仿佛是老相识。对她而言，杰德也是名人，所以她不应该再对其他名人大惊小怪，或者收集与其他名人短暂相处过的纪念品。她似乎已经深深地沉浸在名人的光环中，变得有点不知所以。她觉得，杰德·古迪和玛丽亚·凯莉属于同一个舞台。按照大众的观点，这正是杰德·古迪的归宿。

^① 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出身贫寒，原来是一名牙医助理，2002年因参加英国著名真人秀节目《老大哥》一炮而红。因为在节目中展现的无知与粗俗而饱受争议。2009年因宫颈癌逝世。——译注

本书探讨的主题正是名气。然而问题是，大家对于“名气”这件事几乎已经无所不知了，毕竟，名气就意味着众所周知。但更多时候，人们对名人的理解方式不同。我们每个人对待名人的反应大相径庭：我们可能不知道杰德·古迪是何许人也，甚至对玛丽亚·凯莉也闻所未闻，或许他们的出名与我们毫不相干。然而，即使我们选择对名人漠不关心、不闻不问，这仍是一种反应。曾有一件让我非常诧异的事情。在与几位颇有才华的朋友共进晚餐后，我们一起观看了《我是名人，放我出去！》节目，正好碰到最终对决。片刻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无论我如何宣称自己对名人不感兴趣，我其实以自己的方式一直与他们有着某种关联。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人会比卡图卢斯理解得更为深刻，他是罗马共和国最睿智的诗人：^①

恺撒，我无意对你殷勤

也无暇管你是黑是白。^②

即便在对其表达不屑时，诗人仍把恺撒当作题献对象。这里的笑点在于想要无视恺撒实在太难了，除非你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待在帕提亚。恺撒的种种野心，越过卢比孔河的举动^③，以及将

① 或许也是全世界最睿智的诗人。引文为其作品第93首。

② 我很想把第二句翻译成“我才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以向迈克尔·杰克逊的那首歌致敬。

③ 卢比孔河是罗马和高卢的界河，罗马共和国规定高卢将领不得带兵越过该河，违者被视为叛变。公元前49年，元老院命令身为高卢总督的恺撒回到罗马，但他不愿受制于元老院和庞培，于是带兵渡河并控制了元老院。——译注

自己封神的企图，最终给人留下了为求名不择手段的印象。古罗马人有“荣耀之道”（course of honours）^①，恺撒却走得太快了。当然，这一切永远逃不过诗人们的冷嘲热讽。

这种不屑的态度可能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正如我们看到《名人老大哥》（*Celebrity Big Brothers*）真人秀中的新面孔时，心里会想：他算个啥？但这一幕真的如此熟悉吗？我们总是动不动听到这样的抱怨，比如：“我们对名人走火入魔了，孩子们现在把名人当成了榜样。说实话，这年头，即便什么事都不做也可以出名。我们正生活在名人崇拜泛滥的时代。”而在本书中，我要问的是：这是什么新观点吗？说到底，我们对名人的崇拜真的是件坏事吗？很多作家争先恐后地告诫我们，这种愚蠢的偏见预示着文明生活的毁灭。然而，即便是对昙花一现的明星的崇拜也可以被视作将我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并被用来揭示我们的文明是如何运作的。

这项探索绝非坦途，我们需要逡巡于不同文化之间，寻找人类对历史共有的回应。当我们体验不同时代以及不同文化时（当然主要是西方文化，并且从始至终地把重点放在古希腊和罗马），我们会发现某些东西确实类似于我们对名气的体验，但是我们需要谨记，有些时候这些文化在对待名人时，显示出迥异的方式。例如，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石器时代的墓葬习俗，我们会发现在那个世界，关于名气的现代观点完全不适用：在早期社会中，人们并不看重不同于自己而且在某个方面与自己联系不密切的个人，他们尊重并信任的是那些凭着各种技能成为族群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的成员。有些人的

① 指罗马共和国及帝国早期的晋升体系，包括财政官、行政官、司法官和执政官等级别。每一级都有任职年限和次数规定，显然恺撒并没有遵守它们。——译注

骨头，甚至被替换为其他死去的显要人物的同部位骨头。

这听上去颇有怀古意味，仿佛我们正多愁善感地回顾着公元前四千年的事情。不过，如果看一看彼时和此时的差异，我们会发现，名气的故事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名人在不同的时代，占据着不同的社会地位，我把这看作审视人类历史的一种方式。乍看起来，对名人的研究似乎无关乎人生中看似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与粮食供应或者工业生产，与灌溉和三田轮耕制的关系不大，与热力学定律也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出于这些原因，许多历史学家，尤其是20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试图抛弃“伟人”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通过研究山河与名人就能了解过去，或者说英雄和坏蛋造就了我们的历史。通过回避这种观点，历史学家希望能发现真正起作用的真相。

本书对此做法不以为然，我们不应该把英雄和坏蛋排除在外，即使他们不能真正地解释我们今天的社会，但仍然重要的是，我们把他们视作英雄和坏蛋，这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自身。我曾听过语出惊人的古代史历史学家凯斯·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的演讲，他认为，对人们重要的不是他们周围世界的真相，而是他们认为属实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一看神话、故事和小说的情况，它们对后代来说，仿佛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也总是适用于我们对名人的兴趣。随便举一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其实并没有睡在氧气舱中，但他当时假装这样做了，想体验一把烽火戏诸侯的乐趣。^① 问题是，他还可以想出比这奇怪百倍的事

^① 关于氧气舱，见蓝迪·塔拉博瑞里（J. Randy Taraborrelli）的《迈克尔·杰克逊：魔力与疯狂》（*Michael Jackson: the Magic and the Madness*），潘书屋出版集团（Pan Books），2003年，第356—360页。——译注

情，而我们听了之后依然会点头相信。从中我们认识到，首先，迈克尔·杰克逊绝对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他，以及我们准备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其次，我们已经适应了他那怪事不断的世界。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喀蒙这位雅典的将军和政治家则要假装他并没死。普鲁塔克记载了这一幕情景：

在他弥留之际，他告诉同伴们隐藏他的死讯，直接返航回家。因此，他们设法安全回到了家，而敌人和盟军都蒙在鼓里，“在喀蒙的统帅下，”普鲁塔克如此说道，“即使他已去世了三十天。”^①

这一个宣传之策，使他能够将盟军团结在一起，让敌军胆寒。作为一名出色的统帅，他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为个人，他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喀蒙当时声名显赫，人们甘愿听命于他的麾下。这也显示了，如果没有他，他的军队将是纪律涣散的一盘散沙。

所以，即使是对谎言的轻信也能让我们了解自身的某些东西，让我们看到自己如何（或者是否）已经改变。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为何如此看重此类事情。我们应该审视一下，为什么美国电视新闻记者凯蒂·库瑞克（Katie Couric）据说会有如此的感叹：

^① 见普鲁塔克对喀蒙生平的记载，罗宾·沃特菲尔德翻译，《普鲁塔克：希腊名人传》（*Plutarch: Greek Lives*），牛津出版社。

我认识的所有人，他们这个周末都因这件事非常伤心……我确实是在周六给我们的新闻组打电话说：“我知道咱们正在报道海啸，并且……并且他们也都知道，不过那两位（布拉德·皮特和詹妮弗·安妮斯顿）真的分手了吗？……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对这件事如此关切，但我就是感觉伤心得很。^①

是的，对一颗越来越小的星球来说，这种反应让人不安。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显然，名人能满足某些需求，凯蒂·库瑞克绝非特例。

我们情愿信仰并非亘古不变的事情，而且经常是纯属消遣的毫无意义的事情，这其中蕴含的道德含义使我们感觉自己比这些事更加愚蠢，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如此。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其《圣人崇拜》（*The Cult of the Saints*）一书中，研究了早期的教会，并分析了对大众宗教本质的流行论断。他说，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向我们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只有少数天赋异禀者才能够看到精神世界和领会抽象思想，而其他则受迷信和崇拜所影响。他进一步指出，通常情况下，教会首脑既乐于这样想，也乐于照此行事。与此类似，当我们责备别人的时候，例如喜欢说三道四的人，或者当我们说“应该责怪媒体”时，我们其实有点自欺欺人。媒体就是我们自己，或者至少来说，它就是买报纸和杂志的人，而且广告商已经对这些人（可能包括我们，也可能不）做过充分的调查，对我们（或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

^① 见2005年1月《私家侦探》（*Private Eye*）杂志的《海啸球》（“Tsunamiballs”）一文。

我们不看文章,就不会有广告,而没有广告,就没有报纸。^①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品味和欲望影响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而且尽管更高的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②使我们得以看清其运作机制,我们依然需要保持警醒。

下面,稍微解释一下这里的“我们”(包括主语的、宾语的和所有格的)指的是什么。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读过《红秀》(*Grazia*)时尚杂志,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敏感的读者可能不想受集体思维的束缚,例如去担心安吉丽娜·朱莉的减肥,不管这有何警示意义。然而,我把这看作是一个必要的快速识别法,可以把名人与我们普通人区分开来。毕竟,出名就是在某方面出类拔萃,让别人难以企及。如果名人遍地都是,那么我们就无法记得他们是何方神圣,或者至少他们就不会显得比我们高出一大截了。伊丽莎白·赫莉在谈到“普通人”时说得一针见血。^③“普通人”这个词暗示着,名人向我们提供服务,他们为了我们历尽艰辛、抛头露面。出名就是要与众不同,而且即使你是因为某些相当普通的事情出名,你也会因为名气本身的属性而显得鹤立鸡群。在法国,用来指名人的一个词是*people*。例如,法国《世界时装之苑》(*Elle*)杂志的一个标题这样写道:“莉莉·艾伦:*boot people*”。把它翻译成英语后,变成了这样的意思:“莉莉·艾伦,穿着[各式]靴子的名人”。*people*这个词在法语中可以当作形容词用,例如“你有名人相”,如果用法语表示就是*T'as un look people*。这种措辞的一个效

① 而且经济形势让这看起来比过去更有可能。

② 公众批判性地解读媒体信息的能力。——译注

③ 意第绪语中有个词叫“窝囊废”,有助于此处的理解,我们时不时会看到这个词蹦出来。它表示一种普通的笨人,一辈子没有独特之处,更谈不上任何成就(尽管现在很多节节高升的人其实都是窝囊废)。

果是使得名人崇拜看上去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概念，但同时也让它显得很酷，就像非法国人觉得法兰西这个名字非常时髦一样。除了听起来很酷之外，这个词的实际作用还在于将法语中的 *les people*（名人）*la peuple*（普通人）以一道宽如海洋的天堑隔开。

这触及了許多人对于名气的一个深层次的担忧，即等式中的“他们”、明星以及光彩夺目的主导者已经多得过分，好像是随机从“我们”这头中选出来的（本来想把我们看作更粗的那头，但越是看到名人竟能变得如此粗粝，这种想法就越是站不住脚）。顶层反而有更大的空间，这种想法让我们经常试图通过观察身边的明星来理解世界。它告诉了我们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例如民主的成长。这些都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人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例如，尽管今天的人们确实经常说，你啥事不做都能出名，但这并不是个新鲜事。不可否认，当乔叟创造关于这个主题的诗句时，他罗列了对名声的若干种反应。而下面（或多或少地）是他假想的两群懒汉与能赐予名声的女王之间的对话：

他们说：“发发慈悲吧，女王陛下！

实话实说，毫无欺瞒，

我们整日无所事事，

空把年华虚度。

然而，我们向您诚心祷告，

我们也想获得好名声，

名扬四海、妇孺皆知，

就像那些立功建业之人，

就像那些为了爱情和功业，
矢志不渝之人……”

女王赐给了这一群懒汉名声，没有问任何问题。下一群请愿的懒汉却没有那般走运：

第七群懒汉面君恳求，
所有人伏地跪倒，
口称：“女王陛下，请快赐予我们
同样的恩赏，和上一群人得到的一模一样。”
她说：“无耻之徒，一群废物，
就像一群懒猪，可憎的面目，
四肢迟钝，头脑愚蠢！
什么？你们这些虚伪的贼，我为什么要
赐予你们不配得到的好声望
就因为你们的一无是处？
你们活该流浪，
因为就像一只懒猫，
既想吃鱼，又做白日梦，
不愿湿了高贵的爪子。
那么，就祝你们的下巴霉运不断吧……”^①

① 见乔叟《名气女王的宝殿》第1730—1739行及1771—1786行。乔叟真的想要表达“下巴”的意思。

圣奥古斯丁也有着类似的担忧。年轻时，他曾是一个作家和雄辩家，时刻想着出人头地，对那些功成名就的人羡慕不已。只有经过灵魂的思索，他才意识到求名的困扰：

我现在明白，也承认这是事实，即我之所以钦佩希埃利乌斯，更多是因为别人赞美他，而非他那些受到别人赞美的成就。我明白了这一点，因为那些赞美他的人可能也辱骂过他。^①

这看似是因为出名而出名的早期例证，但又不完全是，希埃利乌斯显然是值得钦佩的，但即使如此，名声本身还是人们为之趋之若鹜的原因，而且名声成为我们如何看待他人的指向标。

从中我们可以假设，总是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好像平白无故地就出了名，而且名气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雪球早就融化了。同样，我们也无法清楚地知道，哪些名人会从我们的时代销声匿迹或者化作雪泥。如果小学生能像熟悉吹牛老爹（P. Diddy）那样，熟悉查尔斯·达尔文或者温斯顿·丘吉尔，我们不必为此紧张。未来的小学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吹牛老爹，更不用说本人 T. 佩恩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名气看作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它贯穿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名声确实就像乔叟假想出来的房子（或者奥维德假想的山洞），你可以在房内，也可以在房外，但房子的结构将永远矗立在那儿。

①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四卷第十四节，科丰（R. S. Pine-Coffin）译，企鹅出版社。